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
第四回 揭皇榜雲李入府當差 雪私恨金花太歲盜鏢

話說李翠、雲龍弟兄二人，奉了師父之命，攜帶家眷，來到京都。到了三元店中，那個店小說：「您隨我來。」又到了北裡間，他挑起簾子，說道：「您往裡請。」李翠一看迎門一張大牀，上有藍綢牀圍。店小將牀圍掀開，往裡再看，東頭一個牀簾子，上面有五個小抽屜。東頭一個小櫃檯，西邊一個小櫃檯，當中也有一個，西頭也擺一個牀桌，與東頭這個擺的一樣。北裡間後房沿有一張連三抽屜桌，左右各配兩個褥凳，前槽月牙棹一個。李翠看明白了，遂同著店小來到外面，門口上橫帽子卷著蝦米鬚斑竹簾一個。店小又將他帶到南房西房山，叫他看那邊有板隔子一個，是女著的廁所。到了南房廊沿底下，店小伸手拉風門。進到屋中一看，東西裡間是荷葉門，堂屋是迎面八仙桌一個，榆木擦漆的板凳是迎面一條。到了西裡間，店小將鐵吊摘開，推開荷葉門，裡面是棋盤炕一鋪。西房山有傢伙格子一個，前槽有一個連櫃，有一口大水缸。二人又到了東裡間一瞧，原來是空房，店小說：「您要有僕人，可以叫他們住在此間。若用甚麼，缺少甚麼，都可以說話，我們可以給您預備。」李翠說：「伙計你貴姓啊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張，我們這裡同事的全管我叫張二，因為我沒念過書，所以沒有名字。」李翠說道：「伙計你們這裡有僕人沒有？千萬你將那女僕給我找來四個人，千萬要能做吃的兩個。」伙計回答說：「有，我可以給您找。」當時他二人往外走來。李翠道：「這個西跨院，無論多少錢我留下啦，我看你這個人很勤儉。」張二說：「不敢。」李翠說：「我們外面有馱轎車輛，你必須派幾個人出去幫助搬下東西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叫出張王李趙四個人來，叫他們隨行聽使。李翠來到店門外將雲龍等喚入，這才一齊往卸東西物件。李翠雲龍二人將師父的家人王會叫了過來，說道：「王會呀，我們已然到了此地，你將馱轎車輛帶回原籍，千萬向我師父多給美言幾句。」當時命人取出白金六兩，向王會說道：「這六兩給您，叫你一路受累啦。這五兩全給他們，一路上人吃馬喂，算給他們得啦。」王會說：「二位壯士，您就不用費心啦。我們臨來的時候。我家員外每人給了他們二兩銀子，外賞我畝旱地。我王會叨份您高官得坐，駿馬任騎，蔭子封妻，我花您銀子的日子在後頭呢，這個您請收回吧。」說著他帶領那馱轎馬匹，揚長而去。伙計張二便出去給他們找了四個婆子去。這裡李老太太等，全都進到屋中，安置一切。李翠便將張二等五個伙計叫來，每人賞紋銀五兩，大家道謝。張二叫他們走後，他自行給找來四個僕婦，來侍候這婆媳三人。張二進來問道：「你二位是那裡人氏呢？」李翠道：「我們乃是山東青州府浦江縣的人氏。」張二又說：「那麼您二位到此地，是投親是訪友。還是謀事做呢？」李翠說：「我二人身懷武技，我們打算在此地打把式賣藝。張二忙給他們二人道喜。李翠說：「我們喜從何來？」張二說：「此地張貼皇榜，招募文武全俠，到府內當差。你二人可去揭下皇榜，自有看榜之人，將你們引到王府，在銀安殿前試藝。王爺看著藝業出眾，自能奏明聖上。賞官加封。」李翠雲龍出店口問張二道：「那皇條在甚麼地方啦？」張二道：「那榜文就貼在□字街前，要路口上，自有許多人觀看。」哥倆個一聽此言，便向大街而來。走到□邊街前，果然看見有許多的人，在那裡圍著。二人來到人群之中，向眾人道勞駕，來到裡面一看。見牆上貼有榜文，寫的是：八主賢王諭下，外面張貼榜文。他二人一看那張榜上文，寫的是蘇鬆常鎮、呂奉淮陽上溪、兩江、兩廣、南北三湖、陝西一概等處、黃河兩岸、回漢兩教、僧門兩道、諸子百家、文武全俠，有實資舖保者，入府當差，銀安殿前試藝。本爵看技術如何，再為奏明聖上，賞官加封等語。李翠雲龍忙上前將榜文揭下，旁邊過來一穿青衣小帽之人，上前將二人攔住。李翠說道：「我二人會些鄉下粗拳，會些技術，要打算入府當差，求您多給美言幾句。」那當差之人問道：「你姓字名誰？」二人各通名姓，差人便將他們引到八主賢王府。李翠雲龍定睛觀看，見王府門前有上馬石、下馬石，坐北向南的王府，是廣亮大門，前面有八字大影壁，俱是方磚鋪地，門洞裡東西有兩條懶凳，站著許多當差之人，高矮胖瘦，黑白醜俊不一，正在那裡閒談。就見那看守榜文差人，上前說道：「外管家，請您代為回稟，現有李翠雲龍，將榜文揭了，要入府當差。」早有外差之人進去稟報外回事處管家燕順，那燕順即行跑到外面，看榜差人給他們引見道：「李雲二位，此位便是我們外管家姓燕名順。」又說：「這二位便是李翠雲龍。」燕順一看李翠，身高八尺，一身月白衣褲，面似薑黃，粗眉闊目，大耳相襯，頭戴月白紵巾，月白布貼身靠襖，藍布護領，黃絨繩□字絆，青抄包煞腰，緊纏俐落，月白布底衣，大甩襠青灑鞋藍襪子，花套裹腿，外罩月白布通氈，青線勒出來蝴蝶鬧梅，青布裡子。助下佩定一口樸刀，黑沙魚皮鞘，真金飾件，黃吞口，藍布挽手往下一垂。再看那雲龍，身高七尺開外，細腰紫背，雙肩抱攏，面如娃娃臉，寶劍眉斜插入鬢，兩眸子光華亂轉，灼灼放光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頭戴青布八稜壯士巾，月白綢子條勒帽口，鬢邊勒有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紫絨球，突突的亂跳。身穿青布緊身靠襖，月白護領，黃絨繩□字絆，藍絲鸞帶腰折蝴蝶扣，青底衣薄底靴子，外罩青布大氈，用藍線勒出來的斜象眼，裡面納的是粘纏線，月白布裡。肋下佩定一口雁翎刀，綠沙魚皮鞘，真金飾件黃吞口，青布挽手，往下一垂。二人俱有英雄的氣概。連忙說：「你們二位先在此少等，容我往裡回稟。」燕順當時來到了內回事處，稟與李明知道。李明便跟他到了外面，燕順又給他們引見道：「這位是我們內管事的，姓李單字一個明字。」李翠雲龍二人一聞此言，急忙上前，雙膝拜倒，口稱：「大仁兄在上，小弟們李翠雲龍，這廂拜見。」李明一聽此言，心中不快，連忙往旁一閃，說道：「你二人為甚麼跟我呼兄喚弟的呢？」二人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您的義父，乃是我二人的授藝恩師，故此弟兄相稱。」李明忙問：「你師父是那一位呢？」李翠道：「我師父姓王，雙字殿元，他老人家在鏢行有一美名，人稱鎮海龍便是。」李明道：「那麼他老人家有幾位師兄弟呢？」李翠道：「他老人家是沒有師兄弟，倒有把兄弟。」李明說：「但不知把兄弟幾位，排行在幾呀？」李翠道：「大哥您盤問這個，是何道理呀？」李明道：「你是不知，因為前人揚沙，迷後人眼，早有好幾位盜用師父大名，前來揭榜。到銀安一試藝業，當場敗下陣來，壞了師父的名聲。你把你師父的根派門戶說了出來，我好給你回稟王爺。若有一差二錯，我好一個人擔。」李翠說：「我師父住家在山東青州府南門以外，離城八里，地名王家坨。他老人家乃是左□二門頭一門，把兄弟哥四個，他排行在二。他大哥住家山東青江西海岸，尚家台，複姓上官號叫子泉，外號萬丈白濤。聖手擒龍，上官老俠，掌中一對萬字蓮花鐸。三爺住家在上江江口，陳州管轄，高家寨，姓高名叫佩章，外號撒水金蟬便是。四爺住家在中江，郝家莊的人氏，姓郝雙名佩洪，人送外號踏海烏龍。」李明一聽又說道：「我來問你，咱們大師爺，有幾個徒弟？」李翠道：「有五個徒弟，一個兒子，大徒弟海狗子杜成齡，二徒弟高跳龍門於成鳳，三徒弟海馬朝雲華成龍，四徒弟是自己兒子上官成安，外號鬧海金鼉，第五個便是徒弟震八江沉底牛胡成祥，第六個徒弟姓蔣雙名成林，外號人稱劈水海鬼。前四個人各人手使萬字蓮花鐸一對，胡蔣二位，每人象鼻飛鏢刀一口。」李明又問道：「那麼高佩章，又有幾個徒弟？」李翠說：「有三個。」李明說：「都是誰呢？」李翠說：「大徒弟是混海泥鯁楊清，執掌二龍山竹子島，二徒弟鬧海老虎李茂，三徒弟巡海貓李志。」李明又問：「那郝佩洪又有幾個徒弟？」李翠說：「咱們四師叔一個沒有。」李明一聞此言，這才點頭，准知道無錯啦，遂說道：「二位賢弟往裡請吧。」當時他弟兄三個人，一齊來到裡面，分賓主落坐。李明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先把百寶囊軍刃，全都解下來，再把大衣的鈕釦扣好，等我先給你們回稟王爺一聲。少時王爺升坐銀安殿，一定叫你們去見。」二人說：「是啦吧。」李明出屋中，到了裡面，見王爺跪倒叩頭，口中說：「李明參見王爺。外面有李翠雲龍，將榜文揭啦。」王爺的諭下：命他二人上殿。李明連忙退了出來，到了內回事裡。囑咐二人道：「你二人跟我來，咱倆來見王爺。少時見了王爺，你們看我的靴子底，只要一點地，你們就磕頭。王爺叫抬頭再抬頭，不叫抬頭，別抬頭。問你們話你們再說，千萬別搶話。」二人答應，遂隨他來到銀安殿。李明靴尖一點地，李翠雲龍連忙雙膝拜倒，口稱：「王爺千歲在上，草民李翠雲龍與王駕千歲叩首。」王爺定睛觀看，說：「下面跪的李翠雲龍，你二人抬起頭來。」李翠雲龍說：「草民貌惡，恐怕衝撞你老人家虎駕，草民等耽架不起。」王爺說：「本爵恕你無罪。」李翠說：「謝過王駕千歲。」王爺說：「你二人那一個叫李翠？」李翠說：「草民叫李翠。」王爺說：「你二人站起身來。」二人說：「現有千歲的虎駕在此，焉有草民紮足之地。」王爺說：「你等起來吧。」李

翠雲龍連忙謝過王爺，挺彪軀站起身形。王爺一看二人，真有幾分英雄的氣象，遂問道：「你二人可有幾合技術，可在銀安殿下與我左右的健將，插拳比武。」二人忙跪倒，口尊：「王駕千歲，我二人拳腳純熟，與您健將大人比武，倘若有個手腳冒犯，那時反倒有罪。」王爺說：「你們只管去比武，本爵恕你二人無罪。」二人忙說：「謝過你老人家。」說完站了起來，倒退三步，抱拳拱手。往左右一看，又倒退三步，左右瞧，便來到了銀安殿下，一旁站立。王爺出口說道：「左邊曹太，與李翠前去比武。如果李翠甘拜下風，你的官職上升。」曹太說聲：「遵王爺命。」便來到下面，將頭巾摘下，脫了大氅，收拾緊襯俐落，遂低低的說道：「李翠雲龍，你二人在外面，不過是賊草寇，插草為標，立刀為寇，攔路打搶，搶些個資財，在山上無事，乘跨坐騎，來到京都遊逛。你們看見□字街前，張貼榜文，你二人真來膽大。曹某不與你善罷甘休，你們可要小心了。」李翠道：「大人多多的原諒。」說著便將大氅脫去，遂說：「請大人進招。」曹太施展跨虎凳山不用忙，斜身鶴步逞剛強。上打蔡花式，下踢抱馬樁，鵲雀登枝沿邊走，金雞獨立站中央。霸王舉鼎千斤重，拜佛童子一爐香。李翠施展進步齊身拉四平，倒步斜身逞英雄。雙拳一分開花式，抬頭看正江紅，低頭看草上絨。墊步擰腰翻金門，抬腿一繃定太平。曹太一見戰不過，幾個照面他就甘拜下風。李翠連忙來到殿前，雙膝拜倒，口尊「王駕千歲，草民一時失手，罪該萬死。」王爺說：「本爵恕你無罪。」當時諭下，又拿下垂首秦橫與雲龍插拳比武。秦橫答應，連忙將頭巾摘下，大氅脫下。雲龍道：「大人請。」秦橫說：「你可小心了。」雲龍說：「求您手下留情。」當時秦橫上步，左手一晃，右手穿心掌到。雲龍往旁邊一閃，二人打在一處。雲龍走開行門，秦橫讓過步眼。二人直打得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雲龍是高人的傳授，那秦橫也受過名人的指教。雲龍心中暗想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捉，必須用巧計勝他才是。忙往旁邊一閃，那秦橫太歲壓頂雙拳到。雲龍伸手接住他的腕子，往前一拉，神人留下鐵門坎，又名順手牽羊，秦橫爬伏在地。雲龍便來到案前，跪倒，口稱：「王駕千歲，草民失手。」王爺說：「你起來吧，本爵不怪罪於你。你二人可有妥實的舖保？」雲龍道：「草民有妥實舖保。」王爺命李明領本爵之諭，隨他二人到外面去對妥實的舖保，將水印對好，再把他們帶來。李明謹遵王諭，帶他二人，來到了內回事處，頭巾大氅收拾齊畢。李翠口尊：「恩兄，我二人乍來都京，那有妥實舖保。」李明說：「賢弟你說話已錯，有所不知，我那義父結交鏢行□老，你隨我到南門以外，路西興順鏢行。」李翠雲龍點頭，同定管家大人，三個人出了府來到了南門外興順鏢行，給他們大家引見一番，便將王爺要舖保一事，細說一遍。□老弟兄當時認可擔保，簽了名字，又將水印按上。蔣兆雄口尊：「管家大人，在銀安殿前替我□老美言幾句。李翠雲龍諸所的事情，若有一差二錯，拿我□老的首級是問。」李明點頭，帶回二人到王府銀安殿下，命二人旁邊站立。李明上前將水印在案上，說請王爺過目。那八賢王爺虎目一看，叫李翠道：「本爵放你二□四名健將，身為首領。」又叫雲龍，賞你二□四名健將，也身為首領。你二人帶領四□八名健將，看守萬佛殿，裡面供定為祖父四寶。李明給他二人拿去紋銀五百，上外面沐浴更衣。」

二人當時謝過王爺千歲，李明便將他二人帶到萬佛殿。前去看一看，將那裡的規矩，交與他齊畢。李明領王爺的諭下，來到外面，趕奔萬佛殿，命二人在外站著。李明伸手探囊取出鑰匙將門鎖挑開，將鐵吊摘下，雙扇門往裡一推，說：「你二人隨我來。」來到裡面定神觀看，原來此院是北上房五間。南北為進身，東西為面寬，進身長。面寬大，頂脊高大，上面有大廊沿，畫棟雕樑，漢白玉台階五層，杏黃色佛簾，上中下三道硬木夾板，每夾板上九顆金釘。青緞色走水，藍緞色飄帶。往上一看，掛著一塊匾，四週圍萬字不到頭，藍地金字，上寫萬佛殿。便將隔扇一推。當時門分左右。李翠雲龍二人進來，定睛一看，裡頭有楠木的大龕一個，上面五供一份，四塊杏黃緞色佛簾，是三個明間，兩個暗間，上面一對桌燈，下面一對撮燈。李明道：「你二人先在此站著，等我打開讓你看一看。」李明上前打開佛簾，令他們觀看，乃是盤龍棍一條。第二格打開一看，裡面是盤龍槍一條。第三格打開一看，裡面乃是九樓凹面金裝鋼一對。再將第四格打開，裡面是一個硬木架，上有一個黃包袱。李翠一見，連忙問道：「師兄，這裡面是甚麼呢？」李明道：「這裡是金書帖關龍寶鑑。」李翠說：「您可以把包袱打開，我弟兄看一看。」李明上前忙將包袱打開。李翠弟兄二人上前觀看，心中暗想：此物來歷不小，此鑑是鎖子連環甲，金銀絲串出來的領子，仿照大馬褂的情形，短袖，下擺過腰帶大襟。此鑑能護住身體，要穿上此鑑，週身能善避刀槍。看此物金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霞光侵人。李翠道：「師兄您把此鑑疊上吧。」李明便將寶鑑疊好，依然用包袱包好，放在了裡面。李明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可第一的緊要，此鑑注意留神。這是王駕千歲的祖父遺留，傳家之寶。想當初是開國皇帝趙太祖、趙太宗，所用此物，爭鬥宋朝九省，傳流已然九代。王爺每月是初一正午，必然來到萬佛殿燒香，祭奠四寶。□五日為夜內子時，燒香祭尊。他每次來此處設祭，歸我李明收拾這裡東西物件。」

說完他弟兄三個人，轉身形來到外面，將雙扇隔扇倒帶，料吊掛上，又行鎖好，佛簾放了下來，又將萬佛殿的裡外門通盤上齊畢。李翠道：「師兄您回稟王爺，說我二人跟他所求紋銀四百，我們好買點技藝的軍刃，好教給這四□八名健將長槍短刀，打拳踢腿，腰腿靈便，我二人所保王府裡面，一草一木不能失去。」李明遂去回稟王爺。王爺一聽此言，心中甚為喜悅，當時賞下白金四百，叫他們前去置買這些東西物件。李翠二人拿銀子到外邊把東西物件，通通買來，便在萬佛殿後，傳藝他們。

書要簡斷，他們非止一日，他二人入府當差沒有半年，王爺在六月初一的這一天，來到了萬佛殿參見四寶。王爺站在外面等候，李明進到裡面收拾東西物件，上下的燈點齊，拜毯預備齊畢，一塊一塊掀起佛簾，掀到第四根佛簾，李明仔細視瞧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寶鑑失去，直嚇得目瞪口呆在那裡，膽戰心驚，呆呆的發怔。王爺等了半天，李明還不出來，急忙的叫道：「李明。」李明連忙來到外邊拜倒。王爺一看他面上顏色更變，忙問道：「你為甚麼膽戰心驚。」李明趕緊回答：「你老人家休發雷霆之怒，慢發虎豹之威，容我稟告於您。」王爺說：「講來。」李明說：「寶鑑已然失去。」王爺一聽，氣往上撞，不由衝衝大怒，忙下諭將李翠雲龍二人上綁，領本爵之諭送到三法司，嚴刑審訊：你二人明著入府當差，暗自是看守自盜此鑑，何人與你們主謀。李翠二人回答道：「王爺，我二人天大膽也不敢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快將他二人送去，量我也難問出。」李明將他二人當時便送到三法司。那三法司當差之人，一看他二人，顏色更變，便將他二人接到班房。三法司的班頭問道：「管家大人，為何李翠雲龍二人上了綁啦。所為那般？」李明說：「寶鑑失去，因此獲罪。」張三李四兩個班頭將他兩個捆繩摘下。李翠雲龍二人連忙雙膝拜倒，口尊：「兄長替我二人求請，您回稟王駕千歲，我二人要出外跟差辦案。」李明說：「你二人要有口過之處，也可以想一想。」二人說：「沒有。」李明說：「那麼你們在山東一帶，得罪了毛賊草寇。」二人說：「也沒有。」李明說：「那麼你二人在此少候，我見王爺去求情，求下來也別喜歡，求不下來，也別惱。」二人說：「那是當然。」李明這才轉身出來。前去見王爺。他回到王爺府，到了銀安殿，正趕上王爺坐銀安殿。原來王爺叫李明帶走二人後，坐銀安殿，審問四□八名健將，四□八個人通行跪倒。王爺問道：「李翠雲龍他們二人性如何？」大家異口同音說道：「他二人平素安分，天大膽也不敢。您要對查詳情，他二人要有盜鑑之意，請您拿我們四□八個治罪。」王爺正在此處問他們之時，李明來到。他看王爺面似垂水，急忙雙膝拜倒，口尊：「王駕千歲，休要著急。奴才李明有一拙見。」王爺說：「當面講來。」李明道：「請示王駕千歲，一來他二人有妥實的舖保，二來有滿門家眷，奴才李明領你老人家諭下，帶四□八名健將，前去萬順店將他二人家眷，全行抄來，送到三法司，擱到南牢，作為押賬。您批下王諭，放他二人出外尋拿盜寶之寇，連寶鑑及盜寶之賊，一齊帶回，那時再將他家眷放出南牢，將功折罪。」王爺聽到此處心中喜悅，說道：「那麼就依你之見吧。」當時李明將健將帶了走，出王府僱了三輛大車，每車四吊銅錢。眾人來到□字街以東，萬順店之內，令大家在店門外等候，遂叫道：「張二，你快去往西跨院打信，就說我李明求見。」店小一聽，連忙上西跨院，見了老太太一說此事，老太太忙叫：「姑娘們，快將你兄長請到裡面。」姊妹二人當時走出，便將李明迎接到了裡面。李明見了老太太行禮完畢，說：「孀娘您別著急，有件事稟報您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有甚麼事呢？」李明便將丟鑑之事，細說一遍：「請您滿門暫到三法司，住在南牢，稍等幾日。我同著我兩兄弟，行差訪案。我李明指他一條明路，可以將此案訪明，全家不用擔驚，無有危險。」老太太一聽，遂令兩個媳婦收應用東西，一齊完畢，便隨著他到了外面。大家上了車，由此動身趕奔三法司。李明令張二，把西跨院鎖好，交代齊畢。張二說：「這裡事您不用分心，全交給我辦啦。」李明囑咐他：「無論何人，來此打聽，千萬別說，你給他個一問三不知，神人都沒奈何。」張二答應。當時李明把李翠雲龍二人家眷，送到三法司，交與南牢。當時問那牢頭：「你姓甚

麼？」牢頭的階級道：「我姓張，叫張環。」李明說：「這家眷可不是外人，這位老太太是我的孀娘，你可千萬多照看一二。」張環道：「得啦，管家大人，您請放心吧，反正我不能叫他們老娘幾個受委屈。」李明托付好了，這才回到班房，帶走李翠雲龍，回到王府，叫二人在外回事處相等。李明轉身往裡去，回稟王爺。此時王爺正在銀安殿，李明上前跪倒，口尊：「王爺在上奴才李明叩見。」王爺說：「你所辦之事，俱已辦齊了嗎？」李明忙將方才之事，一一稟明。王爺忙下諭叫把二人帶到銀安殿。李明說聲「遵諭」。轉身來到外回事處，見了李翠雲龍，說：「二位賢弟隨我來。」當時三個人一同到了裡面。二人上前見過王爺。口稱：「您老人家開天地之恩，放我二人出去查訪。」王爺說：「你二人抬起頭來。」李翠說：「奴才有罪，不敢抬頭。」王爺說：「恕你二人無罪。」當時二人一正面，老王爺一看他們的臉上是驚慌失色，忙問道：「你們二人是誰造的東帖，從實證來。」李翠說：「我二人天膽不敢私造東帖。」王爺說：「好。」遂叫李明將筆墨紙硯遞與他們。李明答應，忙將四寶送在二人面前。王爺說：「你二人各自把名姓寫上。」李翠伸手接過筆，把自己的名字寫完。交與雲龍。雲龍也將自己的名字寫好了，一齊交了上去。王爺伸手接過，這明中是令二人寫上自己名字，這暗中是要看看筆體，跟那東帖上筆跡，一樣不一樣。王爺細一看，兩下筆跡，全不一樣。遂說道：「待我批下行文王諭，令你二人在外飄拿盜寶之寇，本爵我與你二人，逢州府縣下滾單，各處協助。你二人若將寶鏹找回，是將功折罪。」二人答言：「謝過王爺。」王爺立時賞每人紋銀五兩，做為盤費，兩人叩頭謝恩。李明便將二人帶到外回事處，李明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指你們幾條明路。要上南路去找，必須先拜見那左臂花刀聯登，聯茂真。他是南路的達官，叫他一見此東帖，他自然知曉。你們要上東方找去，到濟南府蓮水縣，東門外何家口，拜望分水豹子何玉。令他人一看此帖，他便知分曉。他要說沒有，你們再上北路去找，先上庭河縣，正定府所管，北門外佟家寨，找花面鬼佟豹。他是北路的達官，他那裡也說沒有，那時你們再上西路去找。西路是大同府東門外，尤家屯，亮翅虎尤斌。他是西路的達官，一問他便可知曉。你們知道是被攔路賊人盜去。你二人快將東西物件拿齊，趕路去吧。」二人答言，忙將夜行衣帶好，以及兵刃等，滿全收拾齊了。李明又囑咐他二人道：「第一千萬多注意，那王諭東帖，不要失啦。」二人答言：「謹記。」從此拜別了李明，起身走了。

當下他們離開臨安，一邊走一邊閒談。李翠道：「兄弟，你我二人素常沒有得罪人之處，一不多說，二不少道。咱二人先不用上別處去找，咱們從山東來的，還是先回山東去找。」雲龍說：「咱們奔山東，先上那裡去呢？」李翠說：「咱們莫若上大哥何玉那裡看看去。我與大哥分別以來，年未見，這一番前去，正好相會。」雲龍說：「好吧，那咱們就先上他那裡去。」二人行走，一路無書。這一天來到了何家口西村頭，李翠站住一看，這何家口不像當年形相，遂說：「賢弟，咱們先在此打聽打聽。」正說之間，正東來了一位老者，李翠趕緊上前，抱拳拱手，口尊：「老丈，請問貴寶莊，喚作何名？」老者道：「此莊喚作何家口。」李翠說：「您在本街住嗎？」老者說：「對，我在本街住。」李翠又問道：「再跟您打聽一位，本街上可有一位分水豹子何玉嗎？」老者說：「不錯，有一位，乃是我們本處的莊主。」李翠說：「他住在那個門首，請您相告。」老者用手指道：「從此往東路北第二座大店，吉祥寶號的便是。」李翠道：「謝謝您。」老者說：「你二人打聽他，莫不成與他相認嗎？」李翠說：「我們乃是盟兄弟，因為多日未來，所以忘懷了。」老者說：「是啦，那麼你二人就去吧，只不定在家不在家。」二人當時來到吉祥店門前一看，在他對過有一雜貨鋪，在他東隔壁有一三間門面的雜糧店，西邊有一酒鋪。二人站在店前，叫聲「店家」，從裡面出來三四個人，問道：「您二位找誰呀？」李翠說：「我找你們這裡掌櫃的。」伙計說：「您找姓甚麼的呀？」李翠說：「我找何玉，我們是神前結拜，特來訪他。」伙計說：「二位來的不巧，我們掌櫃的未在家，你們找人為甚麼不早來？」李翠說：「我還來得晚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他昨天已然乘著小船遊山逛景去了。」李翠道：「那麼他幾時回來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准兒，天八天也不一定，一兩個月也沒准兒。」當時旁邊有一個伙計答言：「後天走的，前天回來的。」李翠一聽，心說：「這是哥哥不願意見呀。」當下二人轉身就走了。他們走後，兩個伙計說道：「你瞧這個形影，不是求財，就是問喜。」不言二人，在旁說話，私下講究人。如今且說李翠雲龍二人，由店往西半里多地，路南有片鬆林。二人來到鬆林裡面，找了一顆歪脖槐樹。李翠說：「兄弟這一顆歪脖槐樹是為我所來。」說著伸手從兜囊之中將王諭東帖取出，交與雲龍。雲龍說：「哥哥，您將這物件交給我做甚麼呀？」李翠說：「兄弟，你將這兩件東西帶好，回到都京，找背靜之處，找一家店，暗到王府你去等候，多怎哥哥李明出來，你將咱二人被屈含冤之事，詳情說明，請師哥李明回稟王爺，叫王爺開天高地厚之恩，將咱們家眷放出南牢。你們領家眷回故土原籍吧。」雲龍說：「兄長，我回故土原籍，您哪？」李翠說：「這個鬆林便是我的歸宿。」雲龍說：「咱們哥倆，乃是一師之徒，又是表兄弟。您要一死。我活著豈不是落罵名千載。」李翠一聽到這裡，心中難過，不由的雙眼落淚。二人這才各將絨繩解下，找了塊石頭，拴在一頭，搭在了鬆枝之上。拴了一個搭連套。二人面向都京，進膝拜倒口稱王爺：您待我二人。恩重如山。今生今世，主僕不能見面，皆因為您那祖遺寶鏹，尋找不著，故此我二人死在了外面。」又叫了聲：「生身的老娘，指望孩兒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想不到你老人家，在南牢身死。今生今世母子不能相逢見面。如要相會，那除非是半夜三更，鬼魂相見了。」說完站起身形，伸手抓住上吊的繩。

二人長歎一口氣，將要往裡伸頭，忽聽正西有人說話：「你們千萬別死，臨死要找墊背的。我與你沒仇沒恨，是這一路的樹林，隨我轄管，你們為甚麼單在這裡上吊呢？」二人一聽忙往西看，聽說話的口音是南方人，忙走到西邊鬆林以外，抬頭觀看。從正西來兩個人，說話的這個人，他不認識，那一個人正是他拜兄。李翠說：「兄弟，咱們拜兄到了。如今叫咱們死，咱們也不死啦，你快上前給大哥磕頭。此位便是抱刀手宋錦，刀法最快，所以叫抱刀手。雖使的是寶刀，可不稱為寶刀手，抱刀叫引了成了寶刀手。」閒言少敘，當下李翠道：「大哥，這是我兄弟，追雲燕雲龍。」宋錦道：「好，二位賢弟，我給你們致引致引，快上前與你二哥磕頭。此人住家在江南，會稽縣，北門外趙家莊，姓趙名庭，字華陽，九真人李玄清賀號，神偷趙不肖，八門人頭門，排行在二。」二人上前施禮，趙華陽趕緊用手相攬。當下宋錦、趙庭、李翠、雲龍，四個人就到了鬆林。宋錦說：「你二人先將絨繩解下來，為甚麼在此上吊呢？」二人便將入府當差，丟寶鏹之事，向他們細說了一遍。宋錦問道：「那麼你們二人，沒上大哥何玉那裡去嗎？」二人說：「我們二人去啦。那店中伙計說，何大哥未曾在家。」宋錦說：「不能，我們哥倆個跟他們爺六個，前後腳走的，他們還先走六天啦。走，咱們看看去。」此時李翠雲龍將絨繩拉下帶在身上，隨他二人出了樹林。宋錦道：「丟去寶鏹，可有東帖？」李翠道：「有，請您觀看。」說著將那王諭東帖送與宋錦。宋錦接了過來，說道：「此東帖只要叫咱們二哥一看，就可以知道，被那路賊人盜去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將二物帶好，說：「你弟兄三人隨我來吧。」

四個人當時進了何家口的西村頭。路南有個酒鋪，伸手拉門，四個人一齊到了裡面。東面三張八仙桌，西邊也是三張八仙桌。弟兄四個人，就到了西面南邊這張桌，一邊二人就坐下了。酒保忙過來擦抹桌案，笑問道：「你們四位吃酒，我這裡可不賣葷菜。」宋錦說：「有甚麼我們吃甚麼吧。」趙華陽說：「你們這裡都有甚麼酒哇？」酒保說：「有□里香、狀元紅，有蓮花白，還有女貞陳紹。」宋錦說：「你把女貞陳紹，先給打上一罐。」酒保答應了，少時擺上雞蛋鴨蛋、豆腐乾等等，又問道：「四位您要吃涼菜，我給您抖幾張粉皮。」宋錦看酒保，說話實在是謙恭藹和，看他年長也就在四□里外，黃白鏡子，抹子眉環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卷。化木簪別頂，藍布貼身衣服，藍布底衣，青鞋白襪子。遂問道：「酒保你貴姓呀？」酒保說：「我姓何。」宋錦又問道：「你台甫怎麼稱呼？」酒保說：「我叫德山。」宋錦說：「我跟你打聽點事情，你可知曉。」德山說：「您要打聽村外頭的事，我可不知，村裡的事略知一二。」宋錦說：「別的事情，我也不打聽。我就跟你打聽，你們本村的何玉，你可認識。」何德山說：「那是我們莊主，我焉有不認識的道理。」宋錦說：「他在那里居住哇？」酒保說：「他在吉祥店居住。」宋錦說：「那麼你家莊主在家沒在家？」酒保說：「前天回來的。」宋錦說：「前天從那裡回來的？」酒保說：「從蘇州。」宋錦說：「他上蘇州做甚麼去啦？」酒保說：「皆因有位江南蠻子趙華陽爬碑獻藝，偷花帶花，慶賀哥八個的提名。」宋錦說：「那哥八個呢？」酒保說：「聽我家莊主爺所提，大爺姓宋名錦，號叫士公，別號人稱抱刀手鎮東方。二爺姓趙名庭，號叫華陽，別號神偷趙不肖。三爺姓苗名慶，號叫錦華，別號人稱草上飛。四爺姓白名號叫勝公，王爺姓張名明，號文亮，別號人稱夜行

鬼。六爺姓陶名金，字遇春，外號人稱威鎮八方鬼偷。七爺姓阮名通，字洪芳，別號人稱鑽天猴。八爺姓阮名林號叫弱芳，別號人稱入地鼠。他們八位是八門頭一門，河南巨龍莊，北村頭路西紫雲觀，觀主金針八卦左雲鵬的弟子。一針定八卦，分為八八六四門，各門有各門的門長，頭門的門長宋錦，第二門門長林希斌，三門的門長方佩雲，四門的門長清爪熊左麟，五門的門長過江龍林鳳，這為上五門，全是英雄好友。在外邊除霸安良。那下三門就是九手真人李玄清，二門是一文錢謝亮，三門是鑽雲燕餘良。三個人在西川，獨立蓮花黨。六四門人。不論他是那門的，配帶我的薰香，鏢喂毒藥，來到我下三門，右肩頭刻字，為我弟兄三人所轄。那一門的門長不服，我與他人分別優劣，較短量長。」宋錦道：「你家莊主全都與你說明？」酒保說：「他老人家拿我不當外人。」宋錦說：「我這個兄弟前來打聽，他們怎麼沒在家呢？」酒保問道：「您貴姓呀？」宋錦說：「我就是宋錦。」酒保大吃一驚心說：多虧我沒說別的，要說別的，人家就許挑了眼。酒保連忙陪罪。笑道：「原來您就是宋錦宋大爺，小人不識，多多原諒。那麼您作甚麼還打聽啊，不會親身去嗎？」宋錦道：「我方才不是已經說了嗎？他那店裡伙計說，沒在家嗎。他們小弟兄可在家否？」酒保說：「我家大莊主他們哥四個上正北黃龍嶺送鏢去啦，是昨天走的。水中蛇謝斌，是我家大莊主的徒弟。翻江海龍神手太保何斌，是我莊的二莊主。」宋錦問道：「那麼你大莊主二莊主在家？」酒保說：「大莊主方才在這坐了一會兒，現在已經回家吃飯去啦。」他們二人正在這裡講話，由櫃房內出來一位老者。宋錦兄弟四人抬頭，往臉上一看，面如重棗，淺抹子眉，二眸子光華亂轉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卷，竹簪別頂，青布襯襖，青布底衣，白襪青鞋，渾身上下緊襯利落，來到他們切近問道：「閣下貴姓啊？」宋錦說：「我姓宋名錦，號士公，別稱人稱抱刀手鎮東方，八門人排行在大。」老者一聽是鼓掌大笑，說道：「久仰閣下的美名。如春雷灌耳，皓月當空，久仰久仰，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子人啦。我跟你打聽一位朋友，可曾認識。」宋錦說：「有名便知，無名的不曉。但不知您問的是那一位。」老者道：「此人住家在湖北武昌府，江夏縣北門外李家坡的人氏，姓李名剛，混號人稱青面獸。」宋錦道：「您與李剛，怎麼認識？」老者說：「我與他們是四個人，結為一盟，金蘭之好。」宋錦說：「嘔，那麼您貴姓呀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名名潤，別號人稱無鱗鱗。」何潤遂說：「您宋錦可別怪罪我們大莊主二莊主這裡有事。因為他們有一個本族的姪子，在店裡頭掌杓，大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，他叫假高眼，名叫何不著。店裡又有一個伙計姓范名叫范不上，他的外號叫全不管。他們倆個人就把我家何莊主的賓朋，滿給得罪啦。本莊之人知道他二人好打哈哈，外莊來人他們不知道。宋爺您可千萬別怪我們大莊主，原是有這種隱情。您要是不知，好像是我們莊主告訴好了他們的。他們是無故的給得罪賓朋。」他們在此講話，外邊有人拉開風門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幾位在這裡吃酒啦。」宋錦回頭觀看，瞧此人身高七尺，臉上搭一塊手巾，看不見臉面。那人就坐在一進門的旁邊了，說道：「酒保，快給我打兩壺酒來。」酒保答言說：「您要兩壺甚麼酒哇？」那人說：「兩壺蓮花白，女貞陳紹再來兩壺。」酒保說：「要甚麼酒菜呀？您可自己瞧，就是在地。」那人走過去看了看。就是雞蛋鴨蛋豆腐乾，說：「你給我各樣來點吧。」酒保當時給他預備完了。他一個人坐在那裡，用完了酒，站起身形，說：「你們四位讓與我吧。」宋錦回頭瞧，他臉上的手巾沒動，連忙說：「不用讓，不用讓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們哥四個酒飯賬，我給啦。」宋錦說：「不必。」遂說：「酒保你可千萬別收他人的錢。」吃酒之人說：「大哥我謝謝您啦。」扭臉就走，宋士公不由一怔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